

类号_____

《论我国革命》辅导材料

()

编印单位_____

材料时间 年 月 日

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

书

号

一九 年 月 日



2 016 8367 8

《论我国革命》辅导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

《论我国革命》辅导材料

《论我国革命》一文，根据列宁1923年1月16日—17日的口授整理而成的，是被称为列宁“遗嘱”中的一篇具有纲领意义的重要著作。

这篇文章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且已经有着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之后写出来的。应该说，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实践作出的理论概括。它科学地回答了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应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如何建立和建设这样一些根本问题。

这篇文章是直接批驳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的。尼·苏汉诺夫（真名是尼古拉·古拉也维奇·吉姆美尔）生于1882年，是俄国政论家、农业经济学家，早年为民粹派，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曾是共产主义科学院院士，1930年被开除。1931年因领导孟什维克地下组织而被判刑。1940年逝世。从1918年7月到1921年8月，苏汉诺夫写了七卷《革命札记》，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

在《革命札记》第3卷中，记述了列宁1917年4月3日夜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并发表演说的情况。列宁在演说中，阐明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俄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灾难，并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列宁的这

次演说，后来被称为著名的“四月提纲”。苏汉诺夫在介绍了列宁讲话的内容之后，指责列宁的讲话“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他认为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不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指责列宁没有说明落后的农民的俄国怎么能不依靠西方，而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攻击说，列宁提出的“关于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分散的、完全破坏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神奇美妙的跳跃”，“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仍然毫无共同之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的头脑产生混乱”，等等。

苏汉诺夫的上述言论具有代表性，在十月革命前后，以缺乏经济前提为借口，反对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议论比较流行。这就是列宁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我国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的学究气。”例如，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在1918年8月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子中，针对十月革命写道：“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者才能夺得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一个经济上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是不能指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因此，他极力反对十月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1917年5月20日他在《在祖国的一年》中写道：“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十月革命后，他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又重述：

“我国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然而只有当它占多数时，它才能成功地实行专政。这是任何一个郑重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反驳的。”

这种错误思潮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存在。例如，托洛茨基到1922年还认为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即在一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之所以到1923年还以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为代表，来批判上述种种“学究气”和反驳他们的谬论，这是因为列宁已经清楚地看到，凡是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就会有人把社会主义能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胜利实现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人们面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已开始提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面前的一个事关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作出正确的回答，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前进。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这篇文章里，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科学地阐明了这些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近几年来，有的人借我们党和国家为纠正“左”的错误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机会，又一次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他们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是“早产儿”，认为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科学结论。

可见，学习列宁这篇光辉著作，对于正确认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才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苏汉诺夫之流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之所以反对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根本原因之一，正如列宁指出的：“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那么，为什么说革命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呢？这是因为，没有革命辩证法，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就没有剩余价值的发现，因而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可见，离开了革命辩证法，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对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特别是把“德国的榜样”神圣化，把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那条道路绝对化，认为只要稍微离开一点，就是大逆不道。他们所说的“德国的榜样”，就是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所讲的“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那条道路，也就是“德国榜样”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创造出必要的经济前提；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壮大、成熟，并成为本国人口的多数；在上述条件下，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选举权夺取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本书是恩格斯根据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德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作为一种策略提出来的。在同一个“导言”中恩格斯在阐明了德国的这条道路之后，立即指出：“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同上书，第608页）同时，恩格斯还向德国党提出了警告：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不断增长的成就，使统治阶级感到了莫大的威胁，以致统治阶级有朝一日会废除他们自己制定的资产阶级法律，并且会以武力镇压和血腥屠杀的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后来，他知道别人对他的上述论述有歪曲而很生气，并且明确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关于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教导。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工人起义的条件没有成熟，劝告巴黎工人不要过早举行起义。但到1871年，当资产阶级卖国投降，把刺刀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巴黎工人以冲天的革命气概举行起义，为埋葬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时候，他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坚决支持和帮助这次无产阶级革

命。马克思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满腔热情地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完全不了解马克思说的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直接指示，看不到和不愿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出现的重大变化，一味死抱住旧公式不放，以掩饰他们害怕同资产阶级决裂，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孔。他们对十月革命的攻击，恰恰暴露了他们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面目。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只言片语，而是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情况变了，条件变了，过去德国的那条固定道路，“如果不作某些改正（从世界历史总的进程来看，这种改正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当作模范的”。不能把“某些改正”，即根据具体条件所作的相应的改变，视为离经叛道。革命的辩证法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改变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即首先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利用这一前提去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

总之，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这就是要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然，革命就不能顺利发展和取得胜利。

（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进入

了帝国主义时期。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重大变化，对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结论。1915年8月23日，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1916年9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又说：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从此，社会主义由理论开始变为现实。实践证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七年之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苏汉诺夫之流，仍然思想僵化，他们死抱住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那条固定道路不放，极力反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为借口，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攻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此，列宁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作了理论上的论证，驳斥了他们的恶意攻击。

1、十月革命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免要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战争堵塞了“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固定道路”，使民主变成了幻想，另一方面是又引起广大群众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民主倾

向。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苏汉诺夫之流还死死抱住“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固定道路”是行不通的。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说是对民主的三重否定（一、任何战争都是用暴力代替‘权利’；二、帝国主义根本否认民主；三、帝国主义战争把共和国和君主国完全等量齐观，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兴起和发展，同民主反抗和义愤的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四大运动汇合的产物，即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的一般民主运动，农民要求土地、要求面包的运动，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运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运动。正是这些群众革命运动的宏伟力量的汇合，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如列宁指出：“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

2、十月革命具有某些特殊性，但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辩证运动，得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结论。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的、一般的、共同的历史规律。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就最先革命成功。因为革命并不是一个纯粹经济的过程，革命是否能取得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还要取决于政治、思想、文化、阶级力量对比和国际条件等许多因素，即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总和。经济上较落后的国家，如果其它革命条件成熟，无产阶级应当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这并不违背马克思主

义的一般规律，恰恰是一般规律通过特殊规律而表现出来。

俄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它势必要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就是说，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不如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要比东方的国家生产水平高；俄国的现代无产阶级不如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数量多，但要比东方的国家多。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与当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虽然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俄国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且是一个小农经济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为42.1%，1916年有工人2,926,000人，1914年俄国农村中有1500万农户，其中有1000万户贫苦农民，300万户中农。由于俄国存在严重的封建残余，广大贫苦农民，深受封建主义的剥削，他们有很强的革命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可以出现工农联合的局面，革命力量就可以十倍地增长，就可以使十月革命成为大多数人的革命，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大多数人统治少数剥削者的统治。

实践证明，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水到渠成，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俄国的实际情况，是无可非议的。

（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够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是否能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呢？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苏汉诺夫之流却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明”为理由，断言象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既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又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严

厉驳斥他们说，建设社会主义当然需要有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和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单行本第61页）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前提，而在于要不要革命，他们自己不敢革命，还以此为借口来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十分错误的。

1、从理论上来驳斥他们的非难。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固然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但是，这个一定的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呢？列宁说，这谁也说不清。这只有靠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实践证明，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是可以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着列宁又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需要文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即夺取政权，然后利用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科学文化去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尖锐地质问：

“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就在《论我国革命》写作前十天，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就已经驳斥了苏汉诺夫之流对十月革命的攻击，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

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688页）列宁这里所说的文化革命，当然也包括了进行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

2、从实践上来回答他们的指责。列宁认为，革命者所能做到的只是变更历史发展的顺序，但是不能取消社会主义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一客观要求，改变顺序恰恰是为了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十月革命后，列宁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没有直接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或“一定的文化水平”问题，而仅仅是为解决此类问题创造了政治条件。只要形势许可，列宁总是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俄共（布）七大《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在《论合作制》等一系列文章中都不断地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任务，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在粉碎了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联合势力和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之后，立即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经济建设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正如列宁指出的：“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总之，列宁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论证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可以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贡献。

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列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旧中国在许多方面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着相似之处，如经济文化的落后，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复杂和尖锐，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坚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

中的领导权，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革命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全国的胜利，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我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它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我们的失误不在于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主要是在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把工作重心转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使我国继续正确地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学习列宁的《论我国革命》，还有一个拨乱反正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批判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借口俄国生产力水平低而反对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而“四人帮”却把它说成是一篇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文章，拿来作为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主要论据，借以反对我们党的八大路线，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纯粹是恶意歪曲。列宁对苏汉诺夫的批判，决不是否定俄国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而是要批判他借口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来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总之，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经济文化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农联盟的力量，采取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先夺取政权，

为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创造前提，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形式上或顺序上的改变，正是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在具体条件下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